

创造“安全空间”

黄伟曼

“为什么不能在大宝森节游行上奏乐？”

“舞龙舞狮的时候可以敲锣打鼓，马来人节庆上也可敲打羊皮鼓，为什么我们要歧视印度教徒？”

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日前在个人面簿网页上，就大宝森节游行发生的骚乱事件发表看法，一开始就直接在帖子中列出网民针对这起事件提出的一些疑问。纵使他强调允许大宝森节游行已是赋予印度教徒一种“特权”，但在尝试澄清一个个问题背后的“误解”前，他首先肯定了提问都是合理且公平的，体现他对网民评论的重视。

上述两个问题其实已经算温和了。许多人也许理解网络

相对宽广的言论空间，并不赋予个人冒犯或侮辱他人的特许证，也对与种族和宗教相关言论的法律界限有所认识，但常用社交媒体的人都知道，网络留言经常都是直觉式的，在这样的交流中浮现出的言论难免夹杂情绪，有时候还会出现让人不舒服的话语。

然而，若换一个角度看，或许因为民众选择以较开诚布公的方式讨论这起事件，一些关键且核心的问题，才得以浮出台面。像尚穆根列举的普遍疑问，一方面就反映了年轻国人因缺乏相关历史记忆，对政府某些坚持仍存在不理解的现实境况。

另一方面，这也开启了双方对话的窗口，给予政府机会重新检视一些固有观念或规定是否仍合时宜，同时也让它向民众说明一些

然而，若换一个角度看，或许因为民众选择以较开诚布公的方式讨论这起事件，一些关键且核心的问题，才得以浮出台面。

社会治理原则。

例如，在各个族群已逐渐对维护与处理敏感的种族与宗教关系产生一些基本共识后，我们在维持现有以传统CMIO（即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族群分划的模式制订的重要政策时，能否仍有空间做出一些调整？而民众方面是否也愿意继续秉持互谅互让（give and take）的精神和社会默契，维护得来不易的社会和谐？

这次事件所激起的波澜，也让我想起美国职业篮球赛达拉斯小牛队老板库班（Mark Cuban）在去年曾引发舆论热议的一番言论。

当时正是洛杉矶快艇队前老板斯特林（Donald Sterling）卷入种族歧视风波的敏感时期，但库班却还大胆地去触碰种族课题，大谈自己的

种族偏见。他说，当涉及种族时，任何时候都是敏感的，当外界都在关注这话题时，也许才是谈论它的最好时机。

像库班这样刻意去碰触种族或宗教课题，难保不会“触碰地雷”，完全坦诚地谈论种族与宗教，未必是大家能接受的方式。新加坡管理大学董事会主席何光平最近在“新加坡未来50”讲座上的提议，也许值得参考。他建议应以渐进的方式，开启更多有关种族与宗教的讨论，认为“敏感课题经过负责任且持续不断的讨论会变得不再敏感”。

延续何光平的观点，我觉得当前可做的是，建立更多可允许人们讨论“禁忌话题”的安全空间（safe spaces），在一些受控制的环境下，让人可较无拘无束地且坦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例如，大学学府与研究机构是最好的“安全空间”，可先在校园内开启更多闭门讨论，再逐渐放宽对话的限制；其次，建立由身边亲友组成的“互信圈”，主动地和你我能够信任的人交换意见，再逐渐扩大圈子。

配合互联网安全日，李显龙总理日前在面簿呼吁网民，不要因为担心在网上被攻击而有所顾忌，只要能够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平台，大家可创造更好的网络空间。

在大宝森节游行事件中，我们看到领导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就敏感的课题与网民交流，过程中互动的规则与秩序也许仍未完全形成，但无可否认的是，这“安全空间”正逐渐被拓宽，而我相信这是健康的发展。（本文刊在2月1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